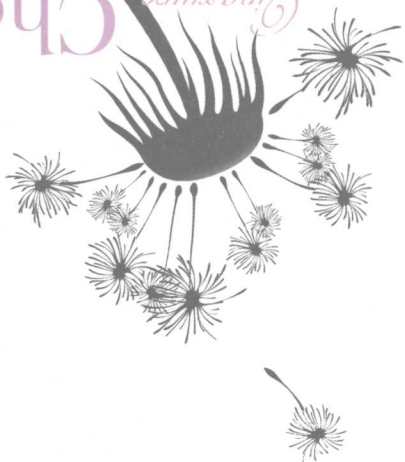


Cinderella
仙度瑞拉

藤瓜◎著 我们是一座城与另一座城之间的拾荒者，只想找到一处心与灵魂的安息之地

Chenailuodong

请许我 尘埃落定



张爱玲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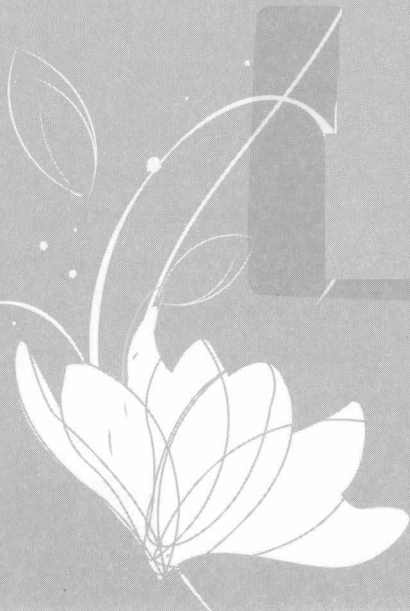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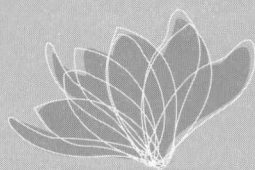
孤单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一刻开始。

但，在这千疮百孔、满身疲累的夜晚，空对一身莫名的悲凉与刻骨的孤单，
仍期待有人，能许我们一室温暖的幸福……

 华文出版社

藤瓜◎著

Chenajinodina 请许我
尘埃落定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请许我尘埃落定/藤瓜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75-2533-5

I. 请… II. 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8299号

请许我尘埃落定

著 者: 藤 瓜

责任编辑: 彭 雪

责任校对: 华 一

特约编辑: 右 耳 因 茵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 hwcbs@126.com

电 话: 010-58336259 010-5833623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075-2533-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01 001

Chapter 02 068

Chapter 03 140

Chapter 04 212

Chapter 05 252

Chapter 01

现在的舒宜，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跟他打招呼，云淡风轻地跟他说，十年不见，你还好吗？毕竟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那也只是一点陈年往事而已，但是舒宜做不到。

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舒宜还在重装电脑。电脑部的人早已经下班了。舒宜在等一份国外电子邮件，谁知道在刚显示收到准备浏览内容的时刻电脑死机，怎么也启动不了，她只好重装。邮件也不是很重要，但是舒宜已经养成习惯，今日事今日毕。

趁着电脑安装运行最后一个驱动程序的空当，她走到百叶窗前，点燃一支烟，俯瞰城市里的万家灯火。

没多久，销售总监丁威利从里间的办公室走出来，见到舒宜略略点头：“你也还没下班？”

“怎么，你现在要出去？”丁总监身后跟着助理小谭，小谭手里还抱着卷宗，看起来神色匆忙。

“嗯，有任务，要出去一趟，”说话间已走到门口的丁威利却又回头对舒宜说，“舒宜，今天晚上有个应酬，你有没有时间，要不要一起去？”

舒宜的电脑刚装好，她正想拒绝，忽然明白了丁总监的意思。小谭进入公司没多久，据说是老总的表妹，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做其他事务没有经验，老总也不知道怎么安排，就让她在丁总监身边做助理，顺便让丁总监带带她。但是因为小谭没有经验，常处理不好事情，甚至还老犯一些低级错误，使得丁总监没少给这位大小姐擦屁股，但因为她的身份特殊，不敢说，不敢骂，还不敢不带她出场，当真是叫苦连天。

想想丁总监那个样子，舒宜笑了，便答应去。

夜已临，司机因小孩生病先回去了，丁总监自己开车。车子穿过湖底隧道，在湖边停下，丁总监带着她们上了一艘船，确切说是一间由豪华船舱改建成的餐厅。

舒宜在车上早已打听出丁总监如此匆忙的原因。海天集团的总经理忽然从B市过来，听说N市一千兄弟公司早已准备好宴请这位总经理，不想居然这么晚！

早有传闻海天公司下一步将重点拓展南方业务，而且据说这次海天的总裁生病去日本疗养时，全权授权总经理大刀阔斧对海天产品进行改革，如此一来设备和技术自然也要升级，可想而知这会产生一笔多大的订单，所以早就有人虎视眈眈，今晚的宴会就是为迎接这位从B市过来的海天总经理而开的。

豪华的帝王包厢里早已经济济一堂，舒宜略微注意了一下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同行，好几个跨国公司也派了人来，于是她不动声色地拉着小谭在丁总监的身边坐下来。

顾经理将在座的各位一一向海天经理介绍。当介绍到舒宜的时候，顾经理说：“舒小姐，这位是海天集团的赵总，上次在国际会展中心就想替你引荐的，可惜当时你急着走，这次总算有缘了。赵总，这位是舒宜，我们N市业内有名的美女销售。”

舒宜微笑，点头致意，礼节恰到好处：“赵总，您好。”

不远处，那位赵总亦看着舒宜，礼貌性地略微点了点头。

顾经理是做代理的，曾经跟舒宜有过几次合作，而这个海天集团，恐怕人人都如雷贯耳。特别是今年，海天在华尔街成功上市，占领了整

个中国北方市场，现在又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力拓展中国南方的业务。抛开这个不说，人们记得更清楚的恐怕要数四年前濒于破产的海天企业，以及四年后摇身一变从负债累累的坑里爬起来成为了年营业额在业内数一数二的大海天。而眼前这位赵总就是让海天起死回生的关键人物。

说起来，这位赵承瑾赵总也很年轻，28岁刚出头，但是经过那一番力挽狂澜的拯救之后，不管是海天的老董事长还是业内同行，人人都对他礼让加敬佩三分。

来之前丁总监就跟小谭匆匆交代过赵承瑾的这些传奇经历，此时的小谭偷眼打量着这位年轻的总经理，只见他西装笔挺熨帖，眉目英俊俊朗，额头上垂下几丝细碎的刘海，皮肤白皙，看起来颇有几分清俊雅致。

虽然赵承瑾看起来年轻，却甚是稳重，话不多，言语行动间有礼有度，声音清朗，目光睿智，在座的大都几经风浪，看见他这副样子，暗暗赞叹之余不由又添了几分敬意。

这样的场合下，赵承瑾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舒宜只是脸上略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幕。

不一会儿，服务员给舒宜送来了一碗鱼片粥。

“小姐，我并没有点餐，是不是送错了？”舒宜奇怪。

服务员低声解释道：“这是赵总让我给您换的。”

可赵承瑾明明在专心致志地应酬其他人呀。舒宜轻轻一笑，抬头，谁想却对上了赵承瑾的目光。似乎那目光一直就在那儿等她，很安静，像一泓深潭，让人沉溺。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在毫无顾忌地与她纠缠，似乎那么多人他都顾不得了，舒宜有一刹那的失神。

但很快，有人向赵承瑾敬酒，舒宜这才惊醒过来，为自己的失态暗惊。看着面前的粥，听着大家的敬酒声，她忽然觉得莫名的烦躁，于是站起来对丁总监说：“对不起，我上个洗手间。”

她走开不久，小谭跟上来关切地问道：“舒宜姐，你没事吧？”

“你怎么跟来了？”

“丁总监怕你有事，让我来照顾你。”

“我没事，只是上个洗手间而已，你回去吧。”

“唉，我还是在这里陪你吧，在那里怕说错话，做错事，我简直要窒息。不过舒宜姐，你认识那位赵总吗？我看他看你的眼神好奇怪，你们是不是从前认识？”

“不认识。”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舒宜姐，你觉得他长得像不像韩国明星宋承宪？”小谭热心地问着。

舒宜忽然不耐烦起来：“小谭，你哪儿来这么多问题，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找别人问去，我头正疼着呢。”

小谭在公司里地位尴尬，人人都知道她的身份，对她从不敢怠慢，但这份小心翼翼却不知不觉将她与同事们隔离了，一般人都对她敬而远之。舒宜性子冷，几年销售做下来，对公司内部人事关系了如指掌却冷眼旁观，只不过见小谭初入公司，想起自己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平日里待小谭也便多了一分耐心，即使小谭平日大错小错不断，她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当面给小谭难堪，这样发脾气更是头一次。

小谭不由呆了一呆。

意识到自己失态，舒宜说：“对不起，我现在头有点痛，想一个人静一静。”

小谭也不敢再打扰，灰溜溜地回了包厢。

舒宜心乱如麻，一个人在洗手间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有点恨自己面对他时的惊慌失措。原以为这些年下来早已将自己锻炼得刀枪不入，谁知他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让她招架不住，转身而逃。不许退缩。她洗了把脸，稍微在脸上扑了点粉，走出去。

没想到一出门就碰上一个人，他静静地靠在墙壁上，乌黑的眸子，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仿佛已经等了她许久。

舒宜心里一跳，对他淡淡点头道：“赵总！”

方才在洗手间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心理建设，却是徒劳，心又乱了，她只得加快脚步向包厢走去，岂料，一转身，手臂便叫人抓住了。

她急急地回过头来，却不敢抬头看他，只是冷冷地说：“赵总，请

您放开我！”

赵承瑾拉着她的手，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很仔细。

舒宜心更慌，她用力地想要摆脱他的手，却甩不开，变得有点气急败坏：“赵总您这是干什么，请您放手。”

赵承瑾知道她是怕别人知道，怕别人看见，所以故意拉着她，可看见她涨得通红的脸和惊慌失措的眸子，心一动，还是松手了。

舒宜不敢跟他理论，更不敢跟他说话，转身，进了包厢。

等赵承瑾再回到席上的时候，宴会已经差不多了，舒宜装做没看见他进来，低着头将脸扭向一边。

一个老总粗声粗气地招来服务生准备买单，那服务生指着赵承瑾说：“先生，那位先生已经买过单了。”

“赵总，你看你这就见外了不是，你到我们N市来理所应当是我们请你，你怎么能……”

一番推让之后，到底还是半推半就了，只是这些什么总什么经理对赵承瑾更添了几分怵意。做领导的最明白不能受制于人，赵承瑾连一顿饭的情都不想欠他们，意思明明白白。

看他这个样子，当下大家也没了其他意思，只能回去好好做策划等待竞标，所以下船来没醉也装醉地让司机开车送回家了。

丁总监也喝醉了，是顾经理送他回去的。最后，门口只剩下舒宜和小谭，赵承瑾走过来说：“舒小姐、谭小姐，你们住哪儿？不如我送你们一程吧！”

舒宜礼貌客气：“不用了，我们打车回去也很方便，谢谢！”

小谭知道这里不准停车，若要打车起码还得走一公里，她今天穿的鞋子跟儿特别高，早晨倒咖啡时就已经在茶水间崴过一次了，听见赵承瑾主动相邀正暗自赞叹他的风度，谁知舒宜却冷淡地拒绝了。鉴于舒宜刚刚对她发过一次飚，她也只好跟着她走。一边走，一边纳闷儿，舒宜今天莫非是吃了火药，不然脾气怎么那么冲，这可是海天的赵总啊，真不明白她这些年的销售到底是怎么混的。

赵承瑾并没有追来，舒宜拉着小谭走了一会儿才发现她一瘸一拐，忙问：“怎么了，你的脚扭了？”

“对啊，早晨给总监冲咖啡的时候在茶水间摔了一跤！”小谭可怜兮兮地说。

“哦，我扶着你，走不远应该就能打到车了。”

可是走了很远，她们俩还是没有打到车，小谭在一旁不停地叹气。

舒宜本来就感冒了，经不得冷风吹，在夜风中一站，便咳嗽起来。

忽然一辆车停在她们面前，赵承瑾走下车来：“舒小姐、谭小姐，我刚才听了路况信息，说前面发生交通事故，堵车，出租车大概也都绕道，短时间很难拦到车，这么晚了，还是送你们一程吧。”

难得见到这么有风度的男人，这一次小谭抢在舒宜前面说：“好啊好啊，谢谢赵总，冷死我了。舒宜姐，你也感冒了，我们还是上车吧。”小谭从小就习惯了身边总围绕着人献殷勤，所以也没有深究赵承瑾堂堂一个总经理为什么会对她俩这样上心。

舒宜看看小谭冻得通红的鼻子，再看看她可怜巴巴讨好的样子，只好上了车。

车上三个人，一个开车，一个看窗外，两人就像是哑巴一样。小谭打量着舒宜的神色，心想还从没见过她这样对待客户，而且还是名噪一时的海天集团总经理。但看到舒宜脸色难看，她也不敢造次。小谭百无聊赖，环顾了一下车厢，意外地发现竟没有什么装饰。

正当小谭出神的时候，赵承瑾停了车转过头来对她们说：“抱歉，我先下车一趟。”

说着赵承瑾已经开门而去，小谭碰了碰舒宜：“舒宜姐，你说赵总要去干吗啊？”

舒宜毫不关心，她冷冷地说：“不知道。”

舒宜的态度让小谭咋舌，她只有转头看向窗外，观察赵承瑾，无意间发现街边有一个大药房，小谭忍不住又问：“舒宜姐，他进药店干什么啊？”小谭密切关注着赵承瑾，“哎，哎，他出来了，出来了……”而舒宜却连眼皮都懒得动一下。

等赵承瑾从远处走过来，小谭八卦地凑过去问：“赵总，你刚去买什么啦？”

赵承瑾看了一眼舒宜，把手中一个袋子递给小谭说：“我看舒小姐好像感冒了，就去药店买了点药，先吃着，明天去医院看看。”

印着药房标志的购物袋里放着几样感冒药。

舒宜客气地说：“多谢赵总关心，不过我家里备有感冒药，就不用麻烦了。”

小谭听了舒宜的话，看着赵承瑾的脸，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伸出去的手尴尬地顿在那儿。

赵承瑾也不勉强，说：“既然如此，那舒小姐记得回家吃药。”说完便把手中的袋子收了回去。

赵承瑾继续开车，车里仍是沉闷的气氛，小谭也再没有精神找话题了。

没多久小谭到家了，她下车的时候舒宜也要下车，小谭忙阻止道：“舒宜姐，你家离这里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反正赵总人好，你还是让赵总送送吧，别让感冒加重了。”说完她关上车门，逃也似的离开了现场，直到回了家，才终于呼出一口气，心里纳闷着那两个人可真够怪的。

车子在路上飞驰着，舒宜把脸扭向窗外，街道旁的霓虹映红了舒宜的脸。赵承瑾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脸上闪耀着的各色光芒，嗫嚅着的嘴唇终又闭上。

这一路因为只顾着沉默，她竟忘了告诉赵承瑾她的住址，可赵承瑾却准确无误地到达了她家楼下。

当她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心里甚是恼火，想要问“赵承瑾，你到底想干什么”，但是转念一想，她又逼着自己忍了回去，只是礼貌地道了一声谢，开门下车。

赵承瑾马上追了出来，手上还拿着那个袋子。

“你想干什么？”舒宜看着赵承瑾拉着她的手皱起了眉头，又想起

了今天晚上在洗手间外走廊里的一幕，她心里慌乱起来。

“把这个药拿上，今天晚上先吃一点，明天记得去看医生。”

舒宜才不管他说什么，她挣不脱他的手，不由得厉声警告道：“赵承瑾！”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整个晚上都彬彬有礼风度翩翩的赵承瑾这时候却一点都不顾舒宜的发飙，他执拗地把药塞进舒宜手里，虽然不说话眼睛却看着舒宜，那里一片清亮执意，仿佛在说：你不拿着，我就不松手。

这个样子，这个眼神，这个态度，和方才走廊里抓她手时如出一辙，在舒宜遥远的记忆里他可从来没敢这样强迫过她。

面对这样的情况，舒宜再怒目相向也没有用，她只好接过那个袋子。

赵承瑾这才又叮嘱了一遍：“今天晚上先吃一点，明天记得上医院。”说完转身就走，留下舒宜在单元门口看着赵承瑾的背影发愣。

上了楼，静云早已到家了，看见舒宜放在茶几上的药袋说：“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会自己主动去买药。”静云是舒宜的合租室友，两人高中时候便已认识。

舒宜懒懒的没说话，放下包进了洗手间，洗漱完毕又一声不响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静云在客厅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到舒宜进了房间，她忙提起桌上的药袋去敲门：“舒宜，你还没吃药呢！”

“放那儿吧，我不吃。”舒宜有气无力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静云更担心了，她加大声音说：“舒宜，你开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啊？”舒宜打开门道。

静云跟着她进去，把药放在书桌上：“舒宜，你感冒到底好点没有？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嗯！”舒宜半死不活地应了一句。

静云看舒宜一副惫懒的样子，说：“好吧，我不打扰你了。你先休

息，药我放在桌上了，我帮你去倒杯水，你吃了药再睡啊。”舒宜做销售的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几乎有点拼命的意味。静云也是因为销售太累太难，这几年才退出了。

第二天，舒宜不仅咳嗽没好，连鼻子都开始堵堵的。静云看她那个样子就不想让她去上班，但又阻止不了。她是看着舒宜这几年过来的，真是害怕她迟早有一天会倒下。

舒宜准时到达公司，刚进办公室就听见一帮人聚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站在最中间的是小谭，舒宜想要绕过去。

小谭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舒宜姐你来了，等一下！”说着把舒宜拉过来，“你们不信可以问舒宜姐，昨天就是赵总送我们回家的，中途他看舒宜姐感冒还帮舒宜姐买了感冒药呢。”

舒宜态度冷冷的，没搭理小谭。

小谭吐吐舌头，女同事仿佛对这类八卦特别热衷，尤其是对年轻又有能力又帅的男人。舒宜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还隐约听见背后细碎的私语。

“这是真的，我昨天还跟他说了好多话呢，据说这个项目海天要交给我们来做，这样到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了。”

“可是海天树大招风，N市项目还没过来之前不就老多公司在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了吗？而且听说竞标会严格得很，丁总监早就决定退出竞争了，现在才开始准备有点晚了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昨天我跟丁总监出去的时候，丁总监跟我说了，这个项目是顾经理亲自打电话通知我们李总参加的，丁总监还悄悄地告诉我，好像电话还是赵总亲自交代让顾经理打的，有了这句话李总才让丁总监开始做准备的。”

“啊，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这事不是十拿九稳了吗，得到了他的首肯就等于得到了免死金牌。”

“是吧，我还告诉你……”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

听起来隐约是小殷话最多，静云特意绕到销售部的办公间来，对舒

宜别有深意地眨眨眼：“我听小殷说，那位赵总以前在她们学校做过讲座，当时就迷倒了一片。舒宜，你这桃花运还真够桃花的。”

静云听了小谭的话才知道昨晚的药是赵总买的，这一句桃花运也是针对赵承瑾说的，这些年来，舒宜美貌又透着疏离的气质，引起了不少男人的注意。外企的男人自视甚高，舒宜却总是这样，看起来不远，但你要亲近才觉得为难，是以最后，这些男人最终相继撤掉了。

“不知道这一位能坚持多长时间！”静云自言自语，舒宜不予置评。

下午，舒宜要去洗手间，忽然发现平时常打着见客户的美女销售们一个都没出去，洗手间里更是挤满了人，乍一看，后勤部和财务部的小妹妹居然也都在忙着整理着装、补妆、整理发型。

舒宜出门没走几步就碰上丁总监找她：“舒宜，你一会儿先别急着出去，海天集团的赵总要来。”

原来如此，这一班小姑娘的表现都有了解释。

舒宜答应了丁总监。对于赵承瑾，舒宜这些年一直没有刻意要避开他，她在南，他在北，没想到居然还真碰上了。但她同样知道，很多问题，越是避着，躲着，越是说明你心里有问题，而她现在最不能允许的是，自己竟还对赵承瑾存有幻想。

不一会儿却是静云跑到销售部来了，她神秘地笑：“舒宜，那个，据说海天的赵经理要来？”

按道理说，赵承瑾要来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和赵承瑾的事，舒宜从没跟静云提起过，没想到她居然有这样的的好奇心。

“怎么，你现在变得这么悠闲，干脆还转回销售部吧，省得老板找猎头公司再招销售。”静云从前是整个公司的金牌销售，但去年就转到市场部了。

“你看你，就不能允许人们有点好奇心，我也是听我们市场部的几个小姑娘传的，赵承瑾都快被她们说成三头六臂了，我能不来看看？”市场部的小姑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赵承瑾的杂志封面照，又把海天集团起死回生的那段传奇经历神乎其神地说了一通，惹起了静云的好奇心，

于是上网查了赵承瑾的名字。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光是一个海天集团就让静云咋舌。而赵承瑾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集团从负债到盈利的改变，这几年更是完全占据了北方市场，将几个世界500强的公司硬生生挤了出去，现在又要雄心勃勃地拓展南方分公司。这样传奇的男人静云可不能放过，所以一听今天赵承瑾要来，她马上跑到销售部来。

静云拿着市场部小姑娘给的那本杂志，指着封面说：“舒宜，你看这男人长得，啧啧，真是妖孽。要我说长得这么漂亮肯定是个GAY，对了，昨天真的是他亲自送你回家的？堂堂一个大总经理居然对你这么费尽心思……”

舒宜白眼一翻，打断她：“你怎么也跟小谭似的，没完没了了？”

静云马上噤声，她知道舒宜性子冷淡，对这些事从不关心，以前也不是没有青年才俊追过她，但舒宜从来眼皮都不抬一下。

静云还是拿着那本杂志对着封面左看右看，心里叹惋上帝的不公。她不由想起市场部小妹妹说的一句话——长成这样，又这么厉害，碰见他的女人还活不活了。

赵承瑾还没见影子，公司里迎接他的气氛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许多其他部门的小姑娘听说了也都跑了过来。舒宜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开溜，不巧在电梯口碰上小谭：“舒宜姐，你去哪儿呀？等下吴总要迎接赵总经理，刚还找你呢。”

“我生病了，现在上医院，已经给丁总监打过电话请假了。”

“哦！”小谭撇撇嘴，一副不解的样子。舒宜平时生病从来不肯上医院，强迫她去都不肯去，难道现在是成心要避开那个赵承瑾？

舒宜走后，静云正准备回去，正巧有同事出来，开口叫住她：“静云！”

叫住她的正是LUCY，公司里的资深销售。

“你也是跟着那帮小姑娘来看赵承瑾的？”

静云微笑着点头。

虽然早就已经在杂志上见到过赵承瑾的相片，但是看到他本人，静云心里还是小小地震了下。

赵承瑾身材显得略微清瘦，眼睛深黑有神，皮肤白皙，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从容贵气，温文有礼。

LUCY附在静云耳边说：“静云，小谭之前说得没错，好有味道男人。”

LUCY结婚多年，跟公司一众小姑娘看男人的眼光自然不同，这次倒和小谭不谋而合。

静云正要点头同意她的说法，那头的赵承瑾却忽然看向了自己，视线远远射过来，目光清澈。他对静云微笑着礼貌地点了点头，静云亦有礼貌地回之一笑。

LUCY何等敏锐，目光一转，低声问：“静云，你认识他？”

“不认识。”

丁总监将赵承瑾引到总裁会客室去，小姑娘们也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这天下班的时候，静云又看见门口那辆熟悉的车子，旁边站着一个熟悉的影子，陆镇又来了。刚好吴总裁和丁总监带着LUCY几个簇拥着赵承瑾出去，她也悄悄混到队伍中间，对LUCY低声说了几句，混上了车。果然，陆镇看着她上车并没追上来。

直到车子停下来，静云才知道吴总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家大酒店，这家酒店以西餐闻名。一般她们公司有什么重要的商业活动都喜欢到这儿，这里的食物不错，服务也非常周到，甚至有点过于殷勤。

不过，静云一看那金碧辉煌的大圆桌和叠得跟花似的餐布，她就有点头痛。若不是商务活动，静云从来不到这种地方来吃饭，她不喜欢桌上摆着的各式各样餐具。做销售的时候，经过一天的谈判，早就累了，她讨厌吃饭的时候还要这么吃力，尤其服务员还隔一两秒钟就给你换一个盘子。不过现在来都来了，只好跟着一行人往里去。

他们一行人刚到，早有人迎了上来。一旁几个年轻的服务小姐频频盯着赵承瑾看。

静云转头看向赵承瑾，见他穿着笔挺的商务装，从容不迫。